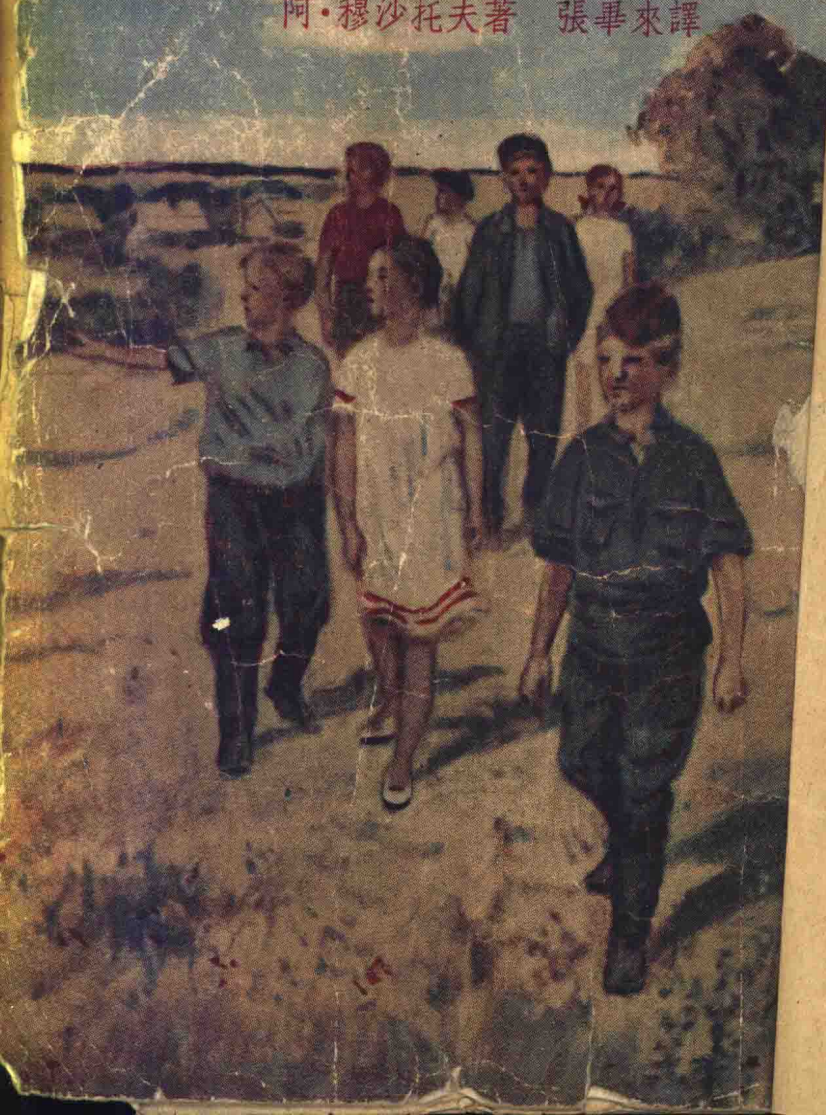


小北斗村

阿·穆沙托夫著 張華來譯



小 北 斗 村

阿·穆沙托夫著
張 畢 來 譯



光 明 畫 局 出 版

A. Musatov
STOZHARY

根據一九五〇年第六期“蘇維埃文學”英文版譯出

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 ·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三版 5501—8500 冊

定價 18,000 元

我是怎樣寫小北斗村的？

阿·穆沙托夫

小北斗村這個中篇，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寫成的。我希望蘇聯的讀者能知道：集體農莊的小朋友們怎樣生活，怎樣勞動；他們夢想着什麼，打算做什麼。

事實上，小北斗村集體農莊並不存在，這個名字是我想出來的，但是，小北斗村裏所有的記述，都全是從我們的集體農莊生活裏找出來的真實的事情。

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年代裏，在我們的集體農莊中出現了許多這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們忘我地鞏固了集體農莊，增殖了很多的收成。他們耙地，鋤草，割莊稼，飼弄牲口，還做好了十來樣別的工作。

比如，誰不知道烏茲別克的少女——少共團員查密拉·姆塔洛娃的歷史？當她和五個女朋友組成了小組，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種好了棉花的時候，她還不滿十四歲。企圖幫助祖國的熱烈的希望、勤勞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促使她成為熟練的棉花工人，自己事業的技師。蘇聯政府賜給了查密拉·姆塔洛娃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克梅洛夫斯卡亞區，淑林斯卡亞小學校的同學們的勞動功蹟，也是全國聞名的。他們和自己的老師巴克麗克夫一道，生產了不少小麥。

上面這些和十來個別的事實，幫助我在小說中構成了勤勞的、不屈不撓的、親切的小北斗村的少共團員們的形象：桑加·孔沙可夫，瑪莎·拉吉汀娜，飛加·拆爾卡沁和別的一些。

在觀察了實際生活之後，我才刻畫成集體農莊主席塔琪亞娜·洛蒂昂諾夫娜，米邱林學說試驗者查哈爾·維克沁和小北斗村小學生們的親愛的教師安特烈·伊凡尼奇。

就連『孔沙可夫卡』小麥的歷史，也不是我空想出來的，那也是從生活裏寫下來的。還是在戰前的時候，我認識了女集體農莊莊員姆斯麗瑪·別哥依也娃。有一次她在空地上發見了三枝大粒小麥的麥穗。經過了幾年不斷的勞動，她從這三枝麥穗收得了幾普特優良的麥種籽。她把種籽送給自己的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莊員們爲了感謝這件事，把新的麥種叫做『姆斯麗姆斯卡』，同時蘇聯政府還送給了姆斯麗瑪·別哥依也娃人民選種家的稱號，還賞給了她『名譽的標誌』勳章。

還有，爲什麼我要把這篇小說取名叫小北斗村呢？我是想通過這個名字，表現出書裏的中心思想，好像樸素的小北斗星座和其他的大小星星一起照耀着人們一樣，小小的

集體農莊小北斗村，在親愛的俄羅斯廣大土地上的一個地方，組成了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小部分。就是小北斗村的孩子們，那樣愛自己的農莊，那樣熱烈地幻想着：『我要我們的小北斗星比其他的一些星更亮。——比方說，和大北斗星一樣地亮，或者，像北極星那樣亮。那一來，每一個站在遠處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那些在海上航行的，在前線打仗的以及那些住在莫斯科的。』

我還希望所有蘇維埃的小朋友們也是這樣熱愛自己的集體農莊，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美好的祖國。

我還收到許多打聽小北斗村的準確地址的信，好和書中的小主人們通信，以便夏天到集體農莊去訪問，還要和他們一道在那塊實驗場和田野裏工作。

年青的蘇沃洛夫學校的小學生們寫着：

『我們，加里寧·蘇沃洛夫學校四年級的小學生們，讀過，也研究過小北斗村這個中篇了。我們非常喜歡桑加·孔沙可夫，那個不屈不撓的，勇敢，勤勞，熱愛自己農莊和祖國的孩子。我們和他一道嚐到了痛苦，並且也為他的進步而高興。』

『小北斗村指出了真正的少先隊員應當是怎麼樣的——娜加·伊林斯卡亞寫着——我們可以在小北斗村的小朋友們的身上學得很多東西：勤勞，誠實，深厚的友誼，堅

強，把開始辦的事業堅持到最後的本領。」

小學生尤拉·西尼琴，來了這樣一封信：

「親愛的小朋友桑加，瑪莎，飛加！當我讀完了小北斗村這本書的時候，我真着急看不到你們，我要和你們交朋友，桑加，我帶着病腿躺在病院裏，在我出院的時候，我要坐車到你們小北斗村去。桑加，我真高興你想把飛加·拆爾卡沁請到你的家庭裏去。桑加，告訴我，你好嗎？給所有的人——你媽媽，瑪莎，飛加，查哈爾爺爺等，替我問好啊。桑加，你別難過，你沒有爸爸，我也沒有爸爸啊，他曾經當過戰車隊的中尉。」

「親愛的作家阿·穆沙托夫——列甯格勒的小女學生耳·吉斯基娜寫道——我有許多缺點：有過這麼一回事，由於這回事，全班的女同學決定不和我說話，一直到現在。在這期間，我也沒有改。那時候，我和她們說：「我也不想和你們說話。」可是，當我們讀完，並且分析了你的中篇小說小北斗村的時候，我明白了我的品行非常像比琪加·狄維亞特金。但是，我不希望像比琪加那樣。這本書幫助我改正了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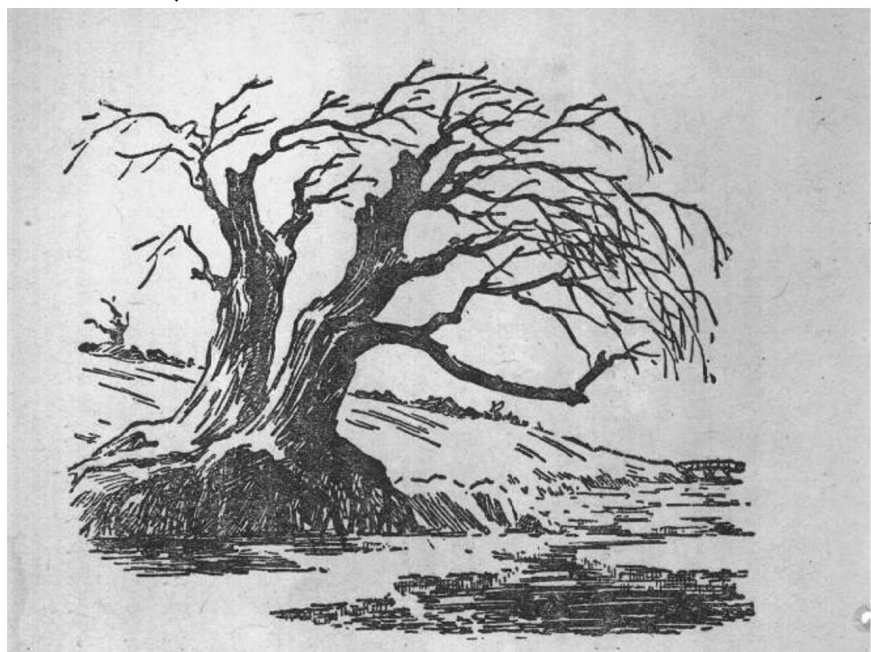
譯自好朋友，一九五〇年七月號。

目次

第一章	信	一
第二章	春天	二
第三章	三枝小麥穗	三
第四章	『維克沁實驗場』	四
第五章	猛衝與猛進	五
第六章	戴皮帽子的孩子	六
第七章	神仙屋	七
第八章	用他自己的眼睛	八
第九章	郊外	九
第十章	在郵局裏	一〇
第十一章	土地	一一
第十二章	援助	一二

第十三章	『根本原因』	一四三
第十四章	是一個沒有主腦的寂寞的家	一五
第十五章	『再會罷，學校！』	一六五
第十六章	是說出來的時候了	一七
第十七章	馬夫	一八五
第十八章	驅逐	一九五
第十九章	襯帽	二〇四
第二十章	揮舞着的鐮刀	二一五
第二十一章	趕車	二二九
第二十二章	一個陰雨的日子	二三九
第二十三章	重逢	二五二
第二十四章	第五塊方土	二六二
第二十五章	球和球棒	二七四
第二十六章	蝗蟲	二八五
第二十七章	出去釣魚	二九五

第二十八章	鬥牛	三〇六
第二十九章	窗子上的燈光	三二二
第三十章	深夜	三三二
第三十一章	『我們不是孤兒！』	三三二
第三十二章	『孔沙可夫卡』	三四三
第三十三章	懷抱着的心願	三五〇
第三十四章	親密的朋友	三六四
第三十五章	偵察隊報告	三七七
第三十六章	冰雹	三九一
第三十七章	麥粒	四〇二
第三十八章	運輸組長	四一一
第三十九章	滿天星斗	四二三
第四十章	一個大家庭	四三二
譯後記		四三七



第一章 信

桑加·孔沙可夫的課桌靠着窗子，因此，第一個感覺到春光慢慢地爬上村莊的便是他。也是他先看到山腰上那些正溶化着的一塊一塊的坡地變成紅棕色，先看見田野中的雪逐漸變黑，先看見山谷裏的河流漲水。並且，當河裏的冰塊開始動了的時候，第一個把這事實向全班同學宣佈的也是桑加。

除這點好處而外，從教室的窗子看出去，還有馬路清清楚楚地擺在他

的眼前。集體農莊的郵務員鐵孟加·柯立奇金，便在第二堂課快要下課的時候，順這條馬路走過，履行着他那每星期兩次的送信任務。

這時，桑加就一定把他的手舉起來，一得到老師准許離開教室，他便一衝而出，去趕上鐵孟加。

然而這郵務員今天却遲到了。下課鈴聲已經響過了，却仍然沒有看見他的影子。

桑加輕裝地、並不穿他的短衣，只是把他那頂冬季的襯帽^①，向亂髮蓬鬆的頭上一戴，就向校舍的角落裏跑去。

四周地上的雪，顏色暗淡，體質軟濕。那些小水溝，帶着低低的潺潺聲，橫穿那條被已溶的糞堆弄黑了的大路流過。那些沐浴在日光中的山腰上的一塊塊的溶完了的坡土，一眼看去，溫暖而又乾燥；它們是那樣的引誘人，以致於桑加竟想把他的高靴和長襪脫下，赤着脚到它們上面跑步去。

『冰塊一定在河的什麼地方破裂了。這樣一來，我們的鐵孟加將要給阻擋住，或者，信件還會給弄濕，』桑加煩惱地這樣想着。

他把頭掉回去，斜睨着眼睛看太陽，看了好一會。接着，他再向他的四周環視，呼

① 蘇聯兵士戴的一種帽子，無邊，帽頂有溝，襯在鋼盔下面。

吸空氣，好像是不肯相信那一切——那太陽，那溫和的微風，以及那潤濕而有香味的空氣等等——真正能夠表示春天已經到來。

突然，鐵孟加·珂立奇金的身影——短小的身材，一頭白髮，穿着他那件舊的皮短外套，戴着羊皮帽子——在馬路的一個轉彎處出現了。

桑加大大步走上前去迎接他，而且用一種辦事認真的神氣和他握手。

『你遲到了，郵務員！』

『他們已經把加拉珂夫的橋撤了——預料冰塊很快就要開始動了。告訴你，我費了相當大的工夫才跨過河，』鐵孟加說。

桑加把頭歪向掛在鐵孟加肩膀上的那隻臃腫的皮郵袋。

『今天的信件多嗎？』

『這還不是全部。甚至還不到一半呢。你不知道，郵局裏收到的信可多呢——成千封啊——他們差不多連把這些信分揀出來都忙不及呢。成堆的堆在那裏。』

『又沒有什麼東西交給我們麼？』

『我不是正在告訴你麼，』鐵孟加把他的眼睛從桑加的面孔避開，『他們還沒有把全部信件交給我。因為要分揀，還來不及全交到我手裏。其餘的，我明天就可以拿到，

其中一定有一封是你們的。」

『你前次就這麼說過了，再前次說的也是這句話！』桑加帶着失望的姿態說，同時，回轉身向學校走去。

鐵孟加嘆了一口氣，好像覺得自己在桑加面前犯了罪似的，接着他在郵袋裏四處摸索了一下之後，跑去追趕桑加。

『喂，叫聲瑪莎·拉吉汀娜罷。這裏有一封信寄給她！』

桑加止步了，向那信封投了一道好奇的眼光，同時，向一個身材瘦小的女孩子招手，那女孩有着一雙大眼睛和一頭剪短的淡黃色頭髮，正和她的幾個同學站在走廊的台階上。

瑪莎·拉吉汀娜把她的雙手藏到短衣的袖孔裏——這是她的一個習慣——向鐵孟加走來。

一封寄給她的信，而且，還是通過郵局寄來！這是不可相信的！

不錯，前年瑪莎和她的朋友琴娜·珂里索娃——她的家是和瑪莎的家同在一條街上，下去三家便是——吵了嘴之後，她曾經收到過一封信，信壳上寫明是『急件』，而且，還貼上三張郵票。不過，這封信却不是由郵務員從他那隻臃腫的郵袋中取出來交給

她的，而是由琴娜的小兄弟帶來；他把這封信拋進屋裏，同時大聲喊道：『琴娜再也不要和你好了，除非到她死的一天！她再也不要你去約她一塊兒上學了，再也不和你坐在一排了！』

但是，當時瑪莎並不想去讀那封信。她把它和垃圾一起掃出門外去了。兩天之後，當這兩個女孩子又和好起來了的時候，她們從垃圾堆裏像釣魚一般把這封信挑出來，並且把它撕成粉碎，讀也沒有讀它，便把它迎風扔掉了。

然而現在，鐵孟加·珂立奇金手裏拿着一封真的信，是一封厚厚的信，白色的信封，上面印滿了濃黑的郵戳。

瑪莎狐疑地從他的手裏接過這封信來，拿着它，很快地衝到教室裏去了。她的同班生們，緊緊地跟着她的腳後跟追去。

『這是誰寫來的，瑪莎？』

『快些唸罷！』

『看看寄信的地址，看看筆跡！』

然而，這女孩子在課桌裏坐下，拱出她那骨稜的手肘，把這封信緊緊地握在手裏，壓在胸前。

『走開……我任什麼都不讓誰看。我要自己一人先讀一下。走開——你們都給我走開！』

她的同班生們不願意地散開，各自回到他們自己的課桌上去了。不過，他們的頭，正和向日葵追蹤太陽一樣，情不自禁地向瑪莎這個方向掉過來，當她坐着讀信的時候，所有的眼睛都帶着嫉妒望着瑪莎。

突然，瑪莎感情激動地跳起來了，她把頭一揚，興奮地叫道：

『哦，女同學們，男同學們！……你們全體，從小北斗村來的，從托爾比葉窩來的，以及從洛克特窩來的人們，凡是在安特烈·伊凡尼奇班上讀過書的人哪！猜猜是什麼呀——他還活着！活着！』這女孩子搖着那一封信，像搖着號旗一般。『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他向你們大家問好！』

孩子們又重新跑來圍在瑪莎的課桌邊了。

『你不是說謊罷！』

『他現在在哪裏呀？』

『他這一向為什麼不寫信來呢？』

『趕快點，讀信罷，讀罷！』